

成都之水

肖筠勇

当“引大济岷”工程的蓝图一步步走向现实，浩荡清流将在岷山的云雾间发出穿越时空的浩叹，都江堰供水工程也将迎来双水源水网体系。成都——这座因水而起的城市，正以整座平原的脉搏，聆听一条大河翻山越岭而来的宏伟叙事，迎接又一场属于它的“水”的天命。

天上来水：扇骨间的血脉

站在龙泉山脊，透过无人机的镜头俯瞰，成都平原恰似一柄徐徐展开的巨扇：西北高耸，东南低垂。扇骨便是从都江堰玉垒山辐射而出的河道——岷江是主脉，金马河、走马河、蒲阳河、江安河、清水河……是它分蘖的枝杈。这些枝杈与沱江水系交织，覆盖着平原的每一寸肌肤，浸润着最微小的田畴。

水，是从天上来。那“天上”，是川西高原的雪峰，是岷山与邛崃山揽住云涛的臂弯。冰雪融水从海拔3000多米的高处纵身跃下，在草甸踟蹰，于断崖跌落，切割峡谷，裹挟岩屑与光阴，一路奔流、沉淀、铺展，塑造出这平畴沃野。

水，在这里学会了分与合。春日合江亭，府河与南河交汇，一清一浊，如两条绸缎缠绕，流过安顺廊桥才融为一体，称为锦江。夜深时，锦江水告诉沙河河，白鹭又在百花潭的浅滩踱步；岷水问向沱江水，峡口的桃花汛涨了几分？千流百转，殊途同归，正如成都人骨子里的豁达——来自四方，各显生动，融于一城。

平原上的城镇依水而建，名字里隐藏着水的密码。金堂乃金水之堂，新津为岷江新渡，蒲江即蒲水之江。水也塑造了城市的空间，街巷与河道平行或垂直，桥梁成为节点，码头藏着最早的市廛。九眼桥、

万里桥、驷马桥……每一座桥都是一段历史。老成都“三城十八门”，门门对应水道，货物从水门入——“门泊东吴万里船”是诗意，也是水陆交通的见证。

水成了成都流动的记忆。每一滴从岷山流下来的水，都带着高原的清冽；每一滴经过都江堰和沱江的水，都铭记着鱼嘴分流与赵镇汇流智慧；每一滴穿过锦官城的水，都映照过蜀锦的光泽；每一滴汇入长江的水，都承载着盆地的故事一路向东而去。它们循环往复，蒸腾为云，降为雨，渗透为泉，让成都的历史在溶解与沉淀之间，悄然滋养着这片土地性情。

所谓“天府”，实则是水给予的永恒许诺。

水旱从人：千年锤炼

翻开成都史册，每一页都有水声叠响。那声音时而暴怒如雷霆，时而温顺似耳语。历代治水，从来不是闲情逸致，而是文明在此扎根必须通过的成人礼。

大禹的身影最先从传说中浮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八字千钧，是与洪水的较量，是让河流认识秩序、让泛滥认识边界，让毁灭认识创造的谈判。

古蜀王朝的更迭，暗合治水节奏。蚕丛、柏灌时代，人们在岷江上游与季节性

洪水周旋；鱼凫王朝，居民学会建造干栏式房屋，涨水住楼，退水着地；杜宇时期，“教民务农”，收成是与天时的赌注。直至开明氏“决玉山，民得陆处”，终让壅塞的江水从玉垒山泻出，水患走向水利。

真正的奇迹，要等到秦国的石锤落下。李冰立于玉垒山，眼中所见，是需驯服的江河，更是待唤醒的千里平川。都江堰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沙和宝瓶口调洪的精妙组合，更在于它警世的治水哲学：道法自然，顺势利导。

此后两千年，成都治水史是围绕都江堰不断精细化的长卷：汉之文翁“穿湔江口，溉灌农田千七百顷”；唐之高俭引沱江水，增辟灌区；宋之赵不熄修浚九里堤，护卫城廓；直至明清，都江堰的岁修制度逐渐完善，践行“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每年冬至到春分，民工在寒风中赤足入江，以竹笼、杓槎（三角木架）和“羊圈”（木框填石）写就生存史诗。

水，同样塑造了成都的社会结构与人际伦理。协作治水、公平分水与合理用水，催生了“水册”“堰长”“水平”等制度与器物，孕育出成都人最早的公序良俗和契约精神。成都的繁华与闲适，是水平衡后的馈赠——水旱从人，将人从与自然的抗争中解放出来，转而投身贸易、艺术、美食与创造。

人与水在此达成的相互尊重与成全，构成了天府文明最深处精神内核。

引大济岷：重塑水命

进入21世纪，成都与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这座因水而兴的城市，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品尝水的两面性。水多之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新形态显现，水少之虞随着岷江上游冰川后退、城市人口的增长、对水的需求急剧上升等更为深远。

于是，“引大济岷”从一个水利术语升华为成都未来发展的关键词。对这座“水命”城市而言，这项跨越山系的调水工程，成为又一次时代的“背水之战”。

地理上，大渡河与岷江干流部分河段仅一山之隔，引大渡河水补济岷江，便是凿穿山脊，让同一水系的兄弟血脉相认。工程设计图中，隧道、渡槽、泵站将组成精密水利系统。其中对河流生态基流的保留、鱼类洄游通道的设置、库区移民生计的考量，均透露出当代水利思想的转变：水不仅是资源，更是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

作为国家水网中的骨干输排水通道之一，“引大济岷”工程建成后，将使成都平原生活工业供水保证率从90%提升至97%，农业灌溉用水保证率达80%，实现城乡供水、灌溉、生态补水及应急水源四大功能协同。

成都与水的故事，仍在每一个晨曦与夜幕中被锦江的波光聆听，被都江堰的涛声书写。只是这一次，当“引大济岷”的篇章逐渐展开，我们共同作答，让那天上来的水，继续滋养一座城市安澜千年的明天。

故乡开州人文三题

谭宁君

黄陵城，装帧大气的志书

黄陵城，是故乡开州的一座山。或者说是一座古城寨石柱关守隘口熊耳峰雄视远方迎仙山舒展屏障左看右看，都是一本装帧大气的志书

油砂路盘旋而上。林木间传来昔日浴血鏖战的声音荡气回肠。城寨基石的苔藓斑驳了传说的细节。路边一座座花树盈庭的农家小院让人移步换景。山下，汉丰湖如母亲怀中的婴儿，宁谧安详

小时候，我以为它叫黄连城今天才明白，当年生活苦无论说什么，都有黄连味风雨刷新了日历。山乡巨变世外桃源已是人们的口头禅误读的名称，早被时代校正

彭溪河蜿蜒远去，穿越峻岭黄陵城锁了尘封往事岁月生生不息。炊烟升起的地方就有根。在山上，在水边在每一处城乡，在子孙的心中

温泉镇：大码头情思

古镇街巷静谧。大码头像一位耄耋老者，临水而坐石阶，是他飘逸的美髯河风擦拭着盐工未干的汗渍上船的桥板，摇晃着激浪波光船队的喧嚣，洗衣女的捣衣声船工们启航时，母亲与堂客的殷殷叮咛，都融入了涛声商贾、船家、挑夫…曾在这里交换铜钱与盐引、盐价与约期也交换，命运的秘密

四月。辛勤的燕子衔来新泥修补，码头客棧会馆棧间旧年的遗憾。当曙色浸透岸草茶老板枱铜壶冲一盅鲜香春意游客的镜头里，无人机盘旋晴空矫健嵌入比山脉更壮阔、更深厚的意境大码头，敞开大胸襟，构筑起热泉康养非遗体验生态观光的大格局。清江滔滔，送风帆万里

七里潭廊桥印象

青山妩媚。多情的清江在此处潇洒地挽了个蝴蝶结粼粼波光枕上黄历还有，两百三十年的浮尘流水便长出三座青石的根长出七条梁，托起歇山式天空廊柱暗处，藏着某位马锅头用滚烫的烟杆，烫下的印记数百年风霜雨雪，在廊瓦上早已，淬炼成鱼鳞状的云纹

柱影，是时间的竖琴秦巴山的微颺，舒展玉指拨弄马帮盐队卸下的叹息披弄挑夫未及饮尽的黄昏而所有被马蹄铁与爱音磨出痕迹与老茧的时光都沉在石墩嵌的深处，成为桥孔凝视流水的七彩眼神清江，清澈不改。将倒影刷新的青山、廊桥以及人影反复刷新

（谭宁君，重庆开州人，居成都。中国作协会员，新都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

春风拂柳，纸鸢满天。蝴蝶、燕子、老鹰……一只只造型各异的风筝乘着东风悠悠飘。看孩子们牵着线轴奔跑，我的思绪不知不觉就回到了童年，想起奶奶和她亲手扎的风筝。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看到商店里花花绿绿的风筝，心里满是羡慕。那年春天，我随父亲一起拉着奶奶去县城看病，回来的路上，我看到孩子们举着风筝在田野上奔跑欢笑，腿再也迈不动了。我拿起一个“孙悟空”造型的风筝，紧紧抱在怀里，眼巴巴望着父亲，不说话，谁都不肯撒手，就这么一直僵持着。

后来，奶奶强撑着身子从板车上坐起来，摸着我的头说：“小宝乖，回家奶奶给你做一个，保准飞得高。”奶奶说着，眼泪直打转。我怕奶奶太伤心，这才流着泪松了手。

回到家，奶奶从屋后砍来几根竹子，削成薄薄竹片，在火上微微烤软，弯成想要的形状，再用棉线仔细捆扎。奶奶的手很灵巧，剪窗花、编竹器，样样精通。我蹲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手上下翻飞，心里满是期待。不多时，一个菱形的风筝骨架就做成了。

奶奶又翻出家里的旧年画，剪下上面的花鸟图案，用浆糊粘在骨架上，再装上长长的尾巴，系上棉线，一只风筝就做好了。红的花，绿的叶，虽然比不上商店里卖的精致，却也透着暖暖的烟火气。

“奶奶，你真棒！”我一边鼓掌，一边围着她开心地跳了起来。春风正好的午后，奶奶牵着我来到村外。我攥着线轴，攥足劲儿往前跑，奶奶紧跟在后面，托着风筝，喊：“悠着点，线放匀！”我在田埂上跑来跑去，奶奶不停地叮嘱：“慢点儿，别摔倒……”

田野里，油菜花开得正艳。金灿灿的花海中，我们祖孙俩，一个跑，一个撵，风筝晃悠悠地升了起来，稳稳地悬在蓝天下。跑累了，我就靠在奶奶怀里，仰着头看。奶奶笑着指着风筝说：“你看，它多自由，就像小宝儿，以后啊，也要飞得高高的……”阳光洒在身上，风筝飘在天上，奶奶的笑落在春风里。直到夕阳在我们身上镀上金边，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那是我童年最温暖的时光。

长大后，我去外地读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奶奶总说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惦记。可我知道，她总在窗前望向远方，像握着风筝线一样，默默牵挂着我。再后来，奶奶走了，再也没人给我做风筝，没人陪我在春风里奔跑了。那只旧风筝也早已不知去向。可每到风筝飞舞的季节，我就会想起奶奶，想起她为我扎的风筝，想起童年那片金黄的油菜花田……

“竹马踉跄冲去，纸鸢跋扈挟风鸣。”春风再起时，风筝飞满天，我的思念也跟着飞向远方，飞向奶奶曾守护过我的地方。



洱海风光

冯国平摄

修觉山：一座有形亦无形的丰碑

杨明强

四川新津，省会成都的城南门户，五津汇聚，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新津因水得名，依水而兴，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生态宜居的千年水城。她坐拥岷江五大支流汇聚的独特水系，是名副其实的天府水城。早在北周（557年）建县，迄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初唐大诗人王勃在《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曾写有“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作为“五津”之一的新津渡可谓声名远播。

宝资山和修觉山，两山连为一体，相辅相成。这里不仅山体低缓，森林密布，风景如画，适宜于健身、赏景，同时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众多，也是寻幽访古的好去处。唐宋时期的杜工部、陆放翁、苏轼、苏辙等都游学于此并留下诗篇；唐玄宗也曾驾临修觉寺，还留下“修觉山”三字真迹。

2026年3月29日，我有幸随作家采风团一行来到宝资山和修觉山。我们沿滨河公路由西上行。车行至半山停车场后，步行十多分钟，就能爬上宝资山顶，再拾级而上，登上尊师重教亭，站在两山制高点，鸟瞰并拍摄县城全景和川西平原的原野风光。

记得31年前的1995年4月，时任《成都教育报》记者的我，前往新津采访后曾慕名来到宝资山，登上落成不久的尊师重教亭，感受水城的千年文脉和崇文兴学的历史遗存及水城风情。

宝资山是一座集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于一体的城市森林公园。2025年4月，修觉山—宝资山文化森林公园全面提升后再度开放，占地360亩，与县城仅一江之隔，是新津区首座城市休闲公园，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美好记忆。

宝资山不愧为资源丰富、文物珍贵的宝山。山崖四周至今尚存东汉至六朝时期的崖墓群，是国内崖墓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总数可能上万座，近年已发掘1000多座，出土文物超万件。其中，画像石棺、摇钱树和陶俑等珍贵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

这一天，我有幸故地重游，再度来到宝资山巅的尊师重教亭。登上已有年代感的该亭顶楼，进行360度的全方位欣赏，美丽津城的山水画卷与近处的纪胜

亭遥相呼应；极目远眺，一览众山小，五津皆在脚下，顿觉神清气爽，心花怒放。整治后的南河与西河，水面更清澈，环健康绿道更美观；整个县城高楼林立，鳞次栉比，新建大桥和廊桥长虹卧波，现代化城市创新发展的“智造高地·幸福水城”的愿景和特色凸显。南河边的国家级示范校——新津中学新建的教学大楼和运动场磅礴大气，与之一桥之隔的新津区外国语学校校园矗立于两河怀抱之中，令人印象深刻。此情此景，不也正是新津人民崇文兴学、尊师重教的充分展现吗？

下到尊师重教亭的负一楼大厅，《修觉山与宝资山历史文化展》和《爬山印象——五津中学文化记忆展》，图文并茂，内容充实，布展美观大气，高清图照片颇具视觉冲击力。通过逐一观看和记录、拍摄，我们对两山文化和新津教育有了更加深入的认知和了解。

回想当年采访新津中学后，我出门左转，经过南河大桥，慕名爬山到修觉山上，去采访五津中学，全然不知其校址竟在修觉寺。如今，再次来到这里，五津中学已搬迁多年，现已恢复唐宋时期修觉寺的一些外观。

修觉山，雄峙三江，揽胜千年。有唐玄宗御笔题名，杜甫三度登临赋诗，苏轼、苏辙也游学题诗。唐宋以后，更是名流如云。

修觉山位于水城新津城东南，乃长秋山脉东北端。山高不过数百米，方圆也不过两里，但由于雄踞江边，地势陡峭奇拔，寺观、白塔、诗碑、岩刻、绝壁、古柏、灵泉和竹林，可谓资源丰富，应有尽有，着实不简单。

登山顶，上到悬崖边的纪胜亭，凭栏远眺，津城的浩瀚与繁华，川西平原的广袤沃野尽收眼底，令人动容；南河、西河、金马河、羊马河、杨柳河五水汇入岷江，其壮阔和瑰丽的水乡盛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范成大笔下“一望平野尽西川”的豪迈，不禁心旷神愉。

如今，山上的修觉寺、山巅的纪胜亭、寺内的东坡洗墨池和东坡亭得以恢复；被誉为“双井灵泉”的两口古井历经千年洗礼，依旧完好；遗憾的是，悬崖边

杂草丛生，青苔附石，玄宗皇帝御笔“修觉山”三字因年代久远已模糊难辨。当地有民间传说，长秋山龙脉的龙头就在修觉山，可见其重要和神奇。

沿着行道和石阶，采风团一行开始离寺下山。下到山脚，是一处平整开阔的小广场，背靠修觉寺的一块巨大石壁，壁立千仞，刀砍斧削。石壁上新近从右至左刻刻的“修觉山”三个深红色楷书大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弥补了原悬崖石壁“修觉山”三字因岩石风化难以辨识的遗憾。

修觉山因承载着汉陶遗址、盛唐御笔、两宋文脉，早在400年前就跻身明末崇祯墨绘刻本《名山录》天下名山第45位。宋代的《蜀川胜概图》和明代的《名山图》也都将此山绘入画图。“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果真如此！

走进修觉山，礼佛修觉寺，一处处遗迹，一块块诗碑，一个个传说，不禁引发我怀古之幽思。当年，一座小小的寺庙，竟能迎来皇帝亲临并留下御笔，名流纷纷游学赋诗，留下极其厚重的历史文化，令后世之人肃然起敬。为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信：在浩瀚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修觉山和宝资山注定是一座有形亦无形的永恒丰碑。

题西兰花

陈仕林

（外三首）

名中有花貌平常，菜畦之内把身藏。少有艳桃展妍姿，亦无寒梅吐芳香。文人墨客难赞颂，四书五经无典章。天生万物皆有用，献身餐桌众人赏。

蒲公英

山乡寂寞野草挂，春来悄然发新芽。雨露滋生竹笋叶，

阳光普照灯笼花。治病救人堪入药，消炎利湿可煎茶。犹记少年顽皮事，吹开花伞笑哈哈。

自乐

年近古稀欲何求，闲暇之余赴茶楼。常邀老友话沧桑，窃听青壮说风流。滨河路上游人笑，未尝吟哦诗自成。相逢一笑抿恩仇。

孤舟一叶钓晚霞，不操菜槽任漂流。

游巴城

鸟语花香遍巴城，湖光山色两分明。街泥燕累电线栖，采蜜蜂忙花间行。翁童挥剑态从容，娇娥舞姿姿轻盈。滨河路上游人笑，未尝吟哦诗自成。